

■ 聚焦



作家李兰妮写过《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时隔14年，她再推出新著《野地灵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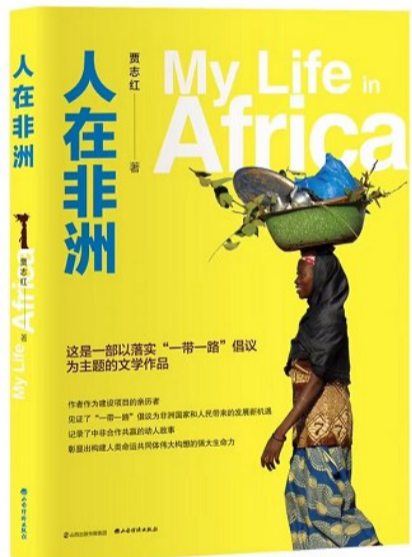
我不愿意因为题材极其罕见而用“另类”一词形容她的写作。在她看来，这种常人难以理解或即使看到也尽力回避的生活正是她的日常状态。

■ 三味斋

撒哈拉以南，西非的红土地与稀树草原，奔腾的尼日尔河支流，旱季与雨季的切换，还有这片古老土地上世代生息的人们。

《人在非洲》：以体察以共情走进异域

□ 刘军



翻腾人气息的中年男性，常把节约与效率率挂在嘴边，对于作家的女性身份虽然有所介怀，却为她在西非原野上修建了第一个女厕。

《人在非洲》中的每一个篇章，皆是通过刻画具体的人，然后再形成网状的叙述结构。

“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读李兰妮《野地灵光》 □ 林岗

的世界，让更多的人关注罹患的边缘人群，助力我国的精神卫生事业。写这样的书，她要不时唤起起发的难受，回忆起她自己痛苦的经验。

解决忧郁症和类似精神困扰症的困难之处在于患者与公众的双向回避习惯，由此而存在高度隐蔽性。这种隐蔽性当然来源于患者和公众的无知。

李兰妮写《野地灵光》，看得出来她有一个明确的诉求，就是要让读者明白忧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属第三者观察报告。然而她却反其道而行之，采用第一人称实地记录见闻。以自身求医访道的经历和所见案例现身说法。

李兰妮既是作家，也是患者。在她漫长的病史中，也一定见过异样甚至歧视的目光，一定遭遇过不那么人性化的对待。

文明不是十全十美的，不是只让人享受它的成果，人们在享受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在付出代价。

地落在了一些社会成员身上，文明的代价由他们来承担了。从这种认知出发，精神疾病就不仅仅是患者本人的问题，它也是全社会的问题。

中国有句古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或许被轻蔑地看成心灵鸡汤。然而李兰妮本人的写作实践就是活的样板。

抒写平凡人生的史诗

——读王继颖《一滴水里的花开》 □ 米丽宏

喜欢王继颖作品中独特的调子，舒而不缓，亮而不焦，汨汨流水，天然从容。一种暖暖的光晕，一种令人安心的善意，就从行文间散逸而出。

她的笔下，鲜见广袤天地波澜壮阔的大事件，多是小日子里动人心弦的细节。无论晨昏交替、四季更迭的自然，还是寻常人间的“情谊花朵、物质果实、精神芬芳、思想光华”。

王继颖的文章多是如此，以笔聚焦，引导我们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去体察生活里的真善美；工笔细描、烘云托月，不着痕迹地彰显出普通人的高贵。

岁月磨砺，并没有使作者的心灵变得沧桑，理性之外反倒更加鲜活敏锐。至亲至爱的家人、擦肩而过的过客、穿梭于身边的挚友同事，一生热爱晋剧的山西老人、为安顿病患心情八个月买了二十二条领带。

而生活中那些寻常物事：楼梯拐角处的一箱大葱、单位窗台上的几盆盆花、毛线玩偶、屋顶菜园……也都发出了一种只有她才能映照出的暖意和诗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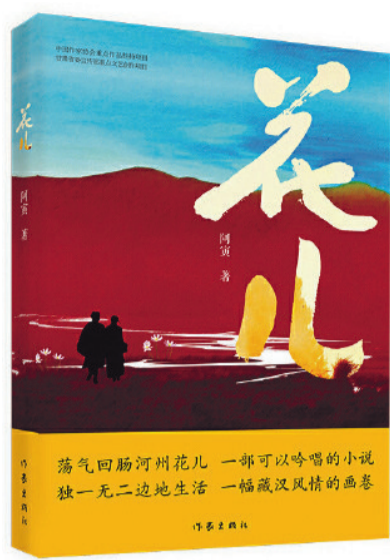


无法虚构的细节，最能证明作者生活底子的单薄和观察能力的强弱，它往往比故事情节更难让人忘怀。《花儿》书中就有不少此类笔墨。

语言是塑造人物的重要工具，在文学作品中除了使用规范的普通话之外，各地的方言土语起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无法排除的。

话绕回来，书名既然叫《花儿》，作者名副其实地在其中选择引用了大量的花儿歌词。

■ 百家品书



令人难忘的《花儿》 □ 高平

“花儿”是诞生在黄河上游特定地区的民歌，曲调丰富、优美，歌词形象、激情，流传至今，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花儿》是阿寅创作的长篇小说，写的是发生在西北小镇尔藏的真实而稀有的故事。

人物写得是否有立体感，是否栩栩如生，是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在这方面，阿寅是做得好的，有些人物只需寥寥数笔就活了起来。

毋庸讳言，从两个贯穿全书的重要人物麻五魁和尕秀身上，我十分明显地看到了民间长篇叙事诗《马五与尕豆》的影子。

话绕回来，书名既然叫《花儿》，作者名副其实地在其中选择引用了大量的花儿歌词。

《花儿》中，麻五魁和尕秀的性格更丰富，经历更曲折，使这两个在本地家喻户晓的人物形象达到了新的高度。

《花儿》中，麻五魁和尕秀的性格更丰富，经历更曲折，使这两个在本地家喻户晓的人物形象达到了新的高度。